

寅二十、明及解脫能證行別

又由四行，當知能證明及解脫。由念、眼、慧能證於明；又由身故，能證不動及時解脫。

一共是三十九科，這裏是第二十科「明及解脫能證行別」。「又由四行」，又由於四種修行的不同，是「當知能證明及解脫」，所以知道能得到明。這個「證」就是成就的意思，能成就三種明及兩種解脫。這個「明」和「解脫」是由四行成就的。那「四行」呢？「由念、眼、慧能證於明」，這先說三種行，由這個「念」的修行，和「眼」的修行，和「慧」的修行，就能夠成就三種「明」。

「又由身故」，「身」就是這個身體，又由於身體的緣故，也就是根性的不同，有利根、有鈍根的不同。能證這個「不動」解脫的阿羅漢果，及「時解脫」阿羅漢果；不動解脫是利根的阿羅漢，時解脫是鈍根的。這個「時解脫」這個「時」字，就是各種因緣都俱備了的時候他才能得到，就是根性鈍一點，就是要待緣。這個「不動」就是根性特別利，他不是一定所有的因緣都俱足，但是他也能得到。看《披尋記》。

《披尋記》五〇四頁：

由念眼慧能證於明等者：宿住智通，是名為念；死生智通，是名為眼；漏盡智通，是名為慧。如其次第，能治前際、後際、中際愚故，是故說言能證於明。即三種中所謂三明，俱在無學身中起故。又諸無學住最後有餘依未盡，是名為身。由住於此能般涅槃，而有鈍根及利根別，是故說言能證不動及時解脫。

「由念眼慧能證於明等者：宿住智通，是名為念」，「宿住」就是過去的生命，過去生命的情況，你有智慧能夠明了就是宿命通，「是名為念」，這就叫做念。這是得到色界四禪以後，這個修行人已得到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了，你在禪裏面修這個宿命通，就是憶念過去的事情，就能得到宿命通了，沒得禪的人不行。這是「是名為念」。

「死生智通，是名為眼」，這個「眼」就是天眼、天眼通。修天眼通怎麼修呢？就是在色界四禪裏面憶念光明，憶念光明的時候就得到天眼通了，就能知道未來的事情，這個人死亡了是生到什麼地方去了，天眼通都能看得見。天眼通能看見未來的事情，這個宿命通它能夠看見過去的事情。「是名為眼」。「漏盡智通，是名為慧」。這個「慧」這個字指什麼說的呢？就是「漏盡智通」，那就是修四念處，這個無我、我所的智慧，這個智慧成功了，能夠消滅一切的見煩惱、愛煩惱，所以漏盡了。這個煩惱沒有了，這個時候這個光明的智慧能見到真理了，那麼這叫做「慧」。

這三個字，「如其次第，能治前際、後際、中際愚故，是故說言能證於明」，如前面的文所說的次第，先說宿命通、天眼通、漏盡通，這個次第「能治前際、後際、中

際愚故」，能夠對治也就是能消除去過去世的糊塗，能消除去對過去世不明白的無明，能消除去。我們沒有定、沒有宿命通的人，對於過去的事情一無所知，那個無知就是個「愚」，但是你得到宿命通了，你就知道自己過去多少生是怎麼回事，也能知道他人過去生是怎麼回事。這個阿羅漢能通達過去八萬劫，天眼通能見未來的八萬劫都能知道，所以「能治前際、後際」。

「後際」就是未來，對未來的事情也看得很清楚；「中際」就是現在。現在這就是有漏盡通，漏盡通他的眼耳鼻舌身意接觸到一切情況的時候，他心裏面都是明明了了而不迷惑，所以叫做漏盡通。但是這個地方說是「能證於明」，明和通還是有差別。譬如說：這個人生天了，這個人死掉了，他的中陰身生到天上去了，天眼通是能看見。但是為什麼他能生天呢？天眼通不知道，天眼通看不出來。說這個人死掉了生到地獄去了，天眼通能看見，但是怎麼回事，什麼原因呢？不知道。這個天眼明就是知道，知道他為什麼生天。譬如說：這個人在世的時候品德並不好，那麼但是他生天了，這個時候天眼通就是迷迷糊糊的，天眼通能知道生天就容易說錯了，他在世間的時候做惡事，這惡事能令他生天，就會這麼講，就講錯了。但是天眼明就知道不是，不是做惡事，因為他還有宿命通、宿命明，所以知道過去世那一生的善業功德，所以使令它現在生到天上去，不是他前一生做惡事生天的。那麼這是天眼明和天眼通有這個差別的，有這樣的差別。

但是我們可能在這裏面還有點疑惑，就是過去生他造了多少多少的功德，那麼他今生造了罪，但是他死掉以後生到天上去，那是怎麼回事呢？為什麼造罪不到三惡道去而生天呢？這地方有點問題。有問題，我們昨天曾經說過，也就是我們前面學的《瑜伽師地論》上也說了，這個臨命終的時候，這一個人也有善業也有罪業，那一個業去得果報呢？那一個業力量最強，那一個業去得果報，是這麼回事。所以過去的業力比現在的業力強，那麼過去那個是善業或者罪業去得果報；你現在造的業不行，力量沒有那個力量大，所以就潛伏在那裏不發生作用了。

但是佛教徒有多少便宜，能佔到一些便宜。佛教徒有什麼便宜呢？因為有這麼多的好朋友大家在一起學習佛法，共同用功的這都是好朋友。這個好朋友在你有病的時候，你臨死之前，你這第六意識還明瞭的時候，還可以見聞覺知的時候，給你做善知識，或者給你請了佛像，或者開導你很多的法語，能夠幫助你的善業有力量，那麼就可能往生了，就是能往生，就是能佔這個便宜。如果世間不信佛的人沒有好朋友，那就佔不到這個便宜。若是你自己造業的時候，造的本來就是力量很大，那就不需要別人幫助，別人幫助也沒有用，你造的罪業特別強，你幫助他也沒有用，他還是要去受果報了。所以這個因果還是有點差別。

所以天眼通和天眼明有差別，這個宿命明、宿命通也是有差別，漏盡通、漏盡明也是有差別。因為你就是得阿羅漢，這件事是後得智，漏盡通裏面有根本智、後得智的不同。現在說漏盡通、漏盡明裏面是後得智有差別，根本智是無差別的，所以「是故說言能證於明」。當然這個天眼通、宿命通非佛教徒也能夠成就，他也能知道，也能成就的。但是天眼明和宿命明這是佛教徒才可以的，因為佛教徒你學習了佛菩薩的經論了，佛菩薩告訴我們這些因果的道理，不可能善得惡報、惡得善報，不可能是這樣子，所以他就會得到「明」。

「即三種中所謂三明，俱在無學身中起故」，這個「即三種中所謂三明」，就是六種通裏面這三種才說「明」。沒有說天耳明，沒有這個明，沒有說神足通有神足明，沒有這個；只有說天眼通有天眼明，宿命通有宿命明，漏盡通有漏盡明。這三明「俱在無學身中起故」，都是在阿羅漢，有神通的阿羅漢，他的色受想行識裏面發動起來的，是修學所成就的。這一段解釋完了。

「又諸無學住最後有餘依未盡，是名為身」，這個「身」字怎麼講呢？這個阿羅漢他的愛煩惱、見煩惱都消除了，所以他這個生命以後再沒有這樣的臭皮囊了，就是這個身體是最後的身體了，所以「住最後有」。「餘依未盡」，這個身體還存在，壽命沒有到，它還繼續生存，繼續生存所以「未盡」，它還沒有滅，還存在的時候。「是名為身」，這個「身」就是這麼回事，這和一般的身體還是不一樣，是最後的這個色受想行識的身體。

「由住於此能般涅槃」，這個是最後的一個身體了，因為它有無漏的戒、定、慧、解脫、解脫知見的功德，這是個最後有所以能般涅槃。「般」中國話就是入，能入於不生不滅的境界，入於涅槃的境界。「涅槃」就翻個圓寂，就是功德圓滿了，一切的惑業苦都寂滅了，功德圓滿了，這稱為圓寂。這是阿羅漢才能到這個境界，阿羅漢以上的人可以入這個境界，三果以下的聖人還辦不到，還是辦不到的。所以有些給比丘寫牌位的，莊嚴圓寂比丘某某，這是讚歎的很高了。如果你沒得阿羅漢以上的功德，稱之為圓寂是不合道理的，那是不合道理的。所以「由住於此能般涅槃」。

「而有鈍根及利根別」，雖然阿羅漢能入涅槃，但是有鈍根、有利根的不同。這就是善根的栽培不一樣，有的人精進，有的人懈怠，那麼善根栽培的就有鈍有利，就不一樣。「是故說言能證不動及時解脫」，所以這文上就是這麼說，若能證「不動」解脫的阿羅漢，那就是利根的阿羅漢；若「時」解脫阿羅漢，他就是鈍根。但是得了阿羅漢果以後，得阿羅漢的時候有利鈍的不同，但是他若繼續用功修行也會改變，這鈍根也就變成利根了，有這個情形。所以說四行「能證明及解脫」，這是第二十科。

寅二十一、諸造色生依止差別

復有四法，能為廣大種種差別諸所造色生起依止。一者、堅性，二者、濕性，三者、煖性，四者、輕等動性。

「復有四法」，這是第二十一科「諸造色生依止差別」。四種法「能為廣大種種差別諸所造色生起依止」，這四種法有什麼作用呢？它能為廣大的世界，廣大的、很多很多的眾生，種種不同的所造之色。這些物質是這四法所造，這四種法所創造成的，所造的色，所造的物質，這個所造的物質的現起，要依止這四種法才能夠現起的。

「一者、堅性，二者、濕性」，這「堅性」就是地大，地水火風這個地大，地大這句話的意思就表示它有堅固的一種體性。第二種是「濕性」，就是水大，這是濕。第三是「煖性」，就是溫暖，就是熱，當然也有程度的不同。「四者、輕等動性」，這個「輕」就是風，風是輕，但是它能動。那麼這就叫做堅、濕、煖、動，這個動是輕，這個四大是組織在一起，它能創造一切物質，一切物質，我們居住的世界乃至人的生命體上也都有物質，都是由這四種法所創造的。

寅二十二、任持有情及攝益別

又有四法，能持已生諸有情類令得久住，及能攝益尋求有者，(攝事分)中當廣分別。

這第二十二科「任持有情及攝益別」，能任持有情，還有攝益，這兩件事的不同。

「又有四法」，這四種法它是有什麼作用呢？「能持已生諸有情類」，「能持」就是能夠保持已經出現的「諸有情類」。是凡有心意識的有情類能保持他的生命，「令得久住」，使令他一剎那不會滅，還繼續的存在，這四種法有這個作用，這是一個作用。「及能攝益尋求有者」，還有一個作用「及能攝益」，「攝」是吸取的意思，或者沒有，沒有能夠叫它有，吸取過來，能增長，能增加，有而又能增長叫它多起來，叫它有力量。這是什麼呢？「尋求有者」，「尋求有者」就是他心有所求，有所希求，是尋求我還要。這話什麼意思呢？我們學習佛法，這佛教徒也是心有所求的，佛教徒心有所求是求什麼呢？求諸法寂滅相的。

譬如說是真如，真如這個如者是離一切相的，就是諸法寂滅相名之為如，佛教徒是尋求這一件事的。這歸依佛、歸依法、歸依僧，這歸依法就是我們的內心學習無量無邊的佛法，受了很多的辛苦，內心裏面你的目的是想做什麼？就是要達到法的那個地方去，法就是諸法寂滅相。就是《金剛經》上說得很好，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若見諸相非相」，這個「非相」就是寂滅相，觀一切法空都是寂滅相了，這個心到那去是尋求寂滅相的，不是尋求有的。現在這「尋求有者」，就是不是佛教徒，當然如果他相信

這個生命死掉了，還沒有終斷，還繼續有生命的話，他就心裏面希求，我將來的生命比現在再好一點，各方面都好一點，壽命長一點，身體健康一點，智慧大一點，福德大一點，乃至相貌也莊嚴一點，我的父親也是好的，我的母親也好，我的哥哥、弟弟都好，我的朋友也都是好的。總而言之，尋求有更好的有，「尋求有者」。

「及能攝益尋求有者」，尋求有的這個人就依這四種法，你對這四種法，這四種法就能夠滿足你的希望，可以滿足你，能令你將來有，將來死掉了以後還繼續有生命，反正隨你意，你願意創造什麼樣的生命，就給你什麼生命。我小孩子沒出家的時候，在學校裏面讀書考試的時候，那個老師就…，大家有考試試卷，老師說了幾句話，說：「你要多少分，我就給你多少分；你要一百分，我就給你一百分」，就是這麼意思。我當時聽不懂這句話，後來才懂。但是這裏面也是有這個意思，「攝益尋求有者」，你要你將來的生命是什麼樣子，他就給你什麼樣子，給你什麼樣的生命，這叫「攝益尋求有者」，是這麼意思。「(攝事分)中當廣分別」，這《瑜伽師地論》一共有五分，這是最後一分叫做(攝事分)，在那裏面說這個道理了，我們還是看看這個文也好。

《披尋記》五〇五頁：

又有四法至當廣分別者：此說四食應知，謂段食、觸食、意思食、識食。如是四食，能令已生有情安住，又令有情追求後有、愛樂後有，於其後有未能斷者能攝後有、遍攝後有、隨攝後有，名能攝益尋求有者。(攝事分)中別顯其相應知。(陵本九十四卷十七頁)

「又有四法至當廣分別者：此說四食」，「又有四法」，就是這四法是什麼呢？就是「四食應知，謂段食、觸食、意思食、識食」，這四種食。「如是四食，能令已生有情安住，又令有情追求後有、愛樂後有，於其後有未能斷者能攝後有、遍攝後有、隨攝後有，名能攝益尋求有者」，是這麼意思。這是這樣，「如是四食，能令已生有情安住」，就是四大和合很安樂的生存，那麼就叫做「安住」，安樂的生存叫「安住」。

這個四食第一個是「段食」，「段食」就是我們現在日常生活的飲食，就是有一個體相，有一段落、一段落這種飲食。這個飲食，這個段食能令我們有氣力，你吃下去以後經過胃的消化，營養傳播到全身各部分的細胞裏面去，就有力量、有氣力。這個氣力就使令我們的諸根大種，就是身體各部分的組織得到增益，就是強壯起來了。所以我們人對於這個飲食必須要去追求，沒有飲食不行了。其實飲食也就是財富了，我們需要穿衣服，要飲食、衣服，需要住的房子，坐的汽車，所有的這一切都是飲食，都可以這麼說，那麼就要去追求。

追求的時候，有的時候用合法的追求，有的時候非法的追求；因為你用法或非法

的關係，就是造業了，就是造了善惡業了。造了善惡業，這個善惡業就是你將來生命的一個力量，能攝益將來生命的一個力量，就是後有的力量。你做有功德的業力，那麼你將來的生命就是美滿一點；你造罪的話，將來的生命就糟糕了，就苦了，就是這麼回事。段食是這樣子。

這個「觸食」，其實我們以前講過，這個「觸食」是什麼呢？悅意觸，順樂受觸。我們的眼耳鼻舌身意和外邊境界接觸的時候，能夠隨順我們的希望得到快樂，得到安樂，那麼這樣的「觸」也是一種飲食。譬如說：平常大家說話，這個人說話說得很有道理，很有道理的說話，你聽見這個話以後心裏快樂，這就是個飲食。如果那個人說出話令你心裏苦惱，對你的生命就有一點傷害，就是有傷害了。所以我們說話盡量的溫和一點，盡量的溫和一點，使令人心情就算不是特別快樂，最低限度也是平和的；不要像刀似的，不要像箭似的過來了，使令人心裏面痛，這個話要避免，要避免這件事。因為這個悅意的觸食也一樣，也能夠增長你內心的喜樂。你內心有喜樂的時候，就是對你這個生理的組織，也就得到了力量，加強了你的體力，有這種作用。所以人也就歡喜聽好聽的話，不願意聽不好聽的話，在這裏面也容易發動一些事情，也可能是造了善業，也可能是造惡業，那善惡業對將來的生命也是有直接的影響的。這是「悅意觸食」。

第三個是「意思食」，意思食是什麼意思呢？於可愛的事情專注的希望，自己計劃的，或者遇見某一種因緣，自己內心裏想我要去做這個如意可愛的事情，是有希望能成就的。有希望能成就，這個歡喜心就來了，就去追求去；雖然那件事還沒做好，沒有做成功，但是你內心有希望，這也是一種飲食。這個飲食也能夠加強你的體力，加強你的生命力，使令你強壯地安樂住，也有這種力量。這裏面你去追求的時候也一樣的，也就會造善業，也可能會造惡業，可能做福業，也可能造罪業。這個福業、罪業對於你將來的生命，就是你將來生命的因了，因此而得將來的生命的。所以叫做「攝益尋求有者」，對這個人將來的生命，也是有這樣的意思。

第四個就是「識食」，這個識食是什麼呢？就是我們的氣力，由段食得到了氣力，這個氣力還是由順樂受觸得來的喜樂，由意思食於可愛事的專注希望的依止處。這三樣以它為依止，以這個氣力，你的喜樂，你這個希望，專注的希望，要依阿賴耶識為依止，你這三種境界才能夠繼續的存在下去，沒有這阿賴耶識就不能存在的，所以這個「識」也是很重，也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它也對於你前三種食的成就，不管是善是惡，由它才能夠延續下去，才能發生因果的作用的，所以也是一種食。

「能令已生有情安住」，這是現在；「又令有情追求後有，愛樂後有」，追求將來的生命。實在這個話可以從兩方面解釋，就是今天這個生命是在今天，現在生命；明天

就是可以說是後有，今年、後年只要在生存之間是將來的，那也叫做後有。但是這裏面主要是說，這個生命體結束以後的生命叫後有。「追求後有、愛樂後有」，我現在已經感覺到不錯，將來是更好，所以生了愛樂的心。

「於其後有未能斷者」，因為不知道生死是苦，所以於其後有沒能斷，他不知道把後有斷了才是樂，不知道這個事情。「能攝後有」，所以你若是有段食、悅意觸食，還有意思食於可愛事專注希望，還有這個識食，就「能攝後有」，能吸取將來的生命。將來實在來說是沒有生命的，為什麼有了呢？就是你的業力要創造，創造出來一個生命的，「能攝後有」。「遍攝後有」，你這個業力，當然業力是各式各樣的，各式各樣裏面有所謂引業，有所謂滿業，這個業力能得到一個生命來，能得一個生命這其中有引、滿的差別。

引業就是強大的力量，從無所有中給你創造出來一個天的果報，天的生命出來；從無所有中創造出來一個地獄的果報，這個引業力量是很大的。這個滿業就是力量沒有那麼大，它要依靠引業發生作用，就是人得到人的果報，這個引業成功了；但是另外這個滿業，使令這人身體健康，能使令他健康，能使令他長壽，能使令他有智慧、有學問，各式各樣的，那麼這都是滿業。所以這個「遍攝後有」，就是說這個引業是厲害的、普遍的，若是普遍的一切後有，完全是由這個引業才能創造的。「隨攝後有」，滿業它是順著，「隨」者順也，順著引業去成就你將來的生命，使令你那個引業得來的人的果報，那個滿業再莊嚴，再把引業得來的果報再莊嚴一下，圓滿一下。使令你眼根，你得到的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、意根，各式各樣情形都圓滿一下，所以這是不同。「隨攝後有，名能攝益尋求有者」，就是這樣意思。「〈攝事分〉中別顯其相」，各別地顯出來它的行相，「應知。(陵本九十四卷十七頁)」。

所以「又有四法，能持已生諸有情類」，他的生命令他久住，這是現在；「及能攝益尋求有者」，這是未來後有。但是我們修學聖道的人，修學無漏戒定慧的人，和他不同。我們修學聖道的人，當然也有段食、悅意觸食、意思食，也有識食，但是他是修學無漏的戒定慧，修學四念處的關係，不做那個罪業，也不去造那個福業。這個福業就是善業，一般的人做善業用愛見的心情，或者用貪心去做善業，或者用瞋心做善業，或者是高慢心、疑惑心做善業，都是屬於有漏業。但是若是佛教徒，他若創造那個無漏業，那動機不同，他也是作業但是動機不同，動機不同就不屬於這個「能攝益尋求」，和那個不同了。但是你聖道沒得阿羅漢果，你還是有後有的，但是那個後有也不一樣，也一樣在人間或者天上受果報，可是和世間的福業不一樣，不同的。

寅二十三、於生死中諸識住別（分二科） 卯一、標

又有四種，於生死中諸識流轉所依足跡。

這第二十三科「於生死中諸識住別」，就是我們沒有入涅槃的時候，在這個生死苦惱的境界裏面，我們這個識的住有差別，識的住有差別，看底下。

「又有四種，於生死中諸識流轉所依足跡」，「有四種」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這四種，這四種就是說一般人，不是說修學聖道的人，一般人在這個愛的環境裏面。「於生死中」，實在換一個字來說，就是在愛的生活裏面，除了修學聖道的人之外，誰能例外呢？都是在愛的生活裏面。這裏面就是「諸識流轉」，你的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，這個意識在愛的驅使之下的活動，活動的時候，「所依足釋」。這個識的「所依」，依於這個境界就現出來種種的行相，現出來種種的差別。就像人走路的時候，在那個泥土路走路的時候，你走一步就有一個痕跡，邁出去一步就有痕跡。你這個心一動，我們內心裏面，你沒有斷這個愛的時候，你心一動就有個痕跡，反正不是貪就是瞋，都是有行相的現出來，這就是這個意思。

「又有四種，於生死中諸識流轉所依足跡」，「轉」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這四個。這句話這是「標」，把它要義標出來。這底下第二段是解釋，解釋分兩科，第一科是「舉於諸色」。

卯二、釋（分二科） 辰一、舉於諸色

謂於諸色見已趣向，由貪愛故取為所緣、所依境界，俱有建立。

「謂於諸色見已趣向」，「諸色」就是各式各樣的形相，我們這個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也是色，色聲香味觸也是色，各式各樣的色。「見已趣向」，我們的心一接觸的時候，心就向那去了。「趣向」，向那裡去了。你不能夠無住，你若修學聖道的人，「不住色生心，不住聲香味觸法生心」，它就不趣向。就是因為有住，有住的人就是有愛的人，無論是可意的色也好，不可意的色也好，一定要同它接觸，接觸貪心就來了，瞋心就來了，你「趣」就是向，你不能無住。若無住的時候，可愛的境界也好，不可愛的境界也好，我心裏面不著，不執著這個著，看我們現在學的《瑜伽師地論》後文，它用一個「捨」字來形容這個不著，什麼叫做不著？就是「捨」的意思。

你讀這個《瑜伽師地論》底下有很多好處，我們佛陀說無著、不執著，怎麼叫不執著呢？我們看初開始學習佛法的人，也不大容易這個字，這個字也不大容易懂。現在《瑜伽師地論》後文用個「捨」字，就是你的心和那個境界不著，捨了，不去執著它就是捨。「住最上捨」，那個字就是住，安住的住，最高上、最上，「住最上捨」。我們人有的時候也有捨，我不高興了，我就棄捨不管了，不是這個捨。所以「住最上捨」

這個「捨」，是聖道的捨，這個聖人有無分別的智慧了，他能安住在那裏於一切法都不執著了，所以叫做「捨」，於一切法都是平等的、無分別的境界，叫做「捨」，那個時候就不趣向。

「謂於諸色見已趣向」，因為我們有愛著的人都要取著，本來說好的我才去取著，壞的我不要。其實不是，凡夫是壞的也是要，所以這個瞋心就來了，如果你不要，應該是不要發瞋心，不！也就是因為你也要接觸。不好的你不要接觸，不要接觸心裏不分別，但是不是，我們凡夫也非要接觸不可，接觸的時候心裏面就苦了，心裏面就忿怒了，怎麼怎麼地。所以「見已趣向，由貪愛故」，為什麼要「趣向」呢？「由貪愛故」，由於那個人內心有貪愛。最初的動機，有愛欲的人就是要攀緣，攀緣的時候他的動機是要找可意的事情，不是要那個，不滿意的事情是不要的，但是不能完全令你滿意的。所以「由貪愛故」，就是遇見這些境界什麼都有了，貪瞋癡慢疑各式各樣的煩惱都有了，「由貪愛故」。

「取為所緣、所依境界，俱有建立」，「取為所緣」，取著這個所緣境界，取著這個所緣境界，不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就是色聲香味觸這所緣，取為所緣境界。取為「所依境界」，「所依境界」，那當然識的所依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了。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是識的「所依」境界，色聲香味觸就是「所緣」境界，取為所依境界，取為所緣境界。「俱有建立」，我們這個識和這些境界是同時的在一起活動，我們這個識不可能與這些境界分開的，不可能的，分不開。因為什麼呢？你就愛著它的關係，所以到了色界天第四禪的時候，修空無邊處定的時候要破壞這個色，要破壞於色法的愛著，成功了他的身體就沒有色了，只有受想行識。「所依境界，俱有建立」。

這一段是「舉於諸色」。這個色住，這個識在色上住、受住、想住、行住，這四識住。這個「住」在這個地方也有一個愛著的意思。這個識歡喜在色、受、想、行這四法上住，認為這是一個安樂的地方，歡喜在這裏住，也就是執著的意思，這四處是它的愛著處，所以叫做「住」。這底下第二科「例於受等」。前面是說色住，這個識於諸色上住，就會現出來這些行相。

辰二、例於受等

如於諸色，於受、想、行當知亦爾。

「如於諸色」是這樣子，「於受、想、行當知亦爾」，也是這樣子。這個心裏面見到一切事情，它去取相，受、想、行看見這個地方是一個受，有可以好的樂受，也就取相。為什麼取相呢？由貪愛故，也是取為所緣、所依境界，是這樣子。想也是，行也是，也是這樣子，所以「當知亦爾」，也是這樣子。所以這就叫做四識住。這個《披

尋記》讀一讀。

《披尋記》五〇五頁：

又有四種至當知亦爾者：當知此說色、受、想、行四種識住，如經中說：識隨色住，緣色為境，依色而住。此中三句如次配釋：由識隨色住，故於諸色見已趣向；由緣色為境，故彼貪愛取為所緣；由依色而住，故有內身外境諸羸重苦之所隨逐，是名所依境界俱有建立。如是於受、想、行亦有三別，故言亦爾。

「又有四種至當知亦爾者：當知此說色、受、想、行四種識住，如經中說：識隨色住，緣色為境，依色而住」這三句。「此中三句如次配釋」，配釋前面這句話；「謂於諸色見已趣向，由貪愛故」，這就是有「識隨色住」的意思。「緣色為境，依色而住」，這個「所依」有「依色而住」的意思，「取為所緣」就是所緣的意思。「此中三句如次配釋」，這底下解釋。

「由識隨色住，故於諸色見已趣向；由緣色為境，故彼貪愛取為所緣」，這是解釋這個緣色為境取為所緣。「由依色而住，故有內身外境諸羸重苦之所隨逐」，這是最後第三句。「故有內身」依色而住，我們這個識，我們沒有得到四空定，我們這個識就是不能自住，就是依色而住，一定要有這個物質的身體為所住處，「依色而住」，故有內身的物質，還有外境的這些物質；因為這樣關係，「諸羸重苦之所隨逐」，很粗重、很惡劣的苦隨逐你不捨，隨時令你苦惱。我們這個身體這個地水火風，隨時叫你苦惱，你對它很好，給它沐浴，給它吃東西，招呼它很好，但是隨時就會令你有病，你苦不苦？是這樣子。

「是名所依境界俱有建立」，就和你在一起，有的時候好像令你感覺到快樂也可能，但是有的時候也令你苦惱。「如是於受、想、行亦有三別」，也一樣，識隨受住，故於諸受見已取向；由緣色為境，故於彼貪愛取為所緣；由依受住，故有內身外境諸羸重的苦受之所隨逐。想、行也是這樣子，「故言亦爾」。

寅二十四、有顧戀等諸愛差別（分二科） 卯一、別辨相

又諸苾芻，顧戀現法身命為依止故，而於衣服、飲食、臥具生希求愛；顧戀後法身命為依止故，而於後有生希求愛；愚於涅槃為依止故，而於無有生希求愛。

這底下第二十四科「有顧戀等諸愛差別」，這個「顧戀」就是愛，愛也是各式各樣的不同。分兩科，第一科「別辨相」，一樣一樣地說明愛的相貌。

「又諸苾芻」，若是這個出家人，「顧戀現法身命為依止故」，你愛著你現在的這個

色受想行識，「法」就指色受想行識，你愛著現在這個生命體的生命。「為依止故」，因為有愛為依止的關係，你的心以愛為依止的關係，「而於衣服、飲食、臥具生希求愛」，因為你愛著這個身體，這個身體生存的條件、生存所需要的，你就要愛，愛有衣服愛、有飲食愛、有臥具愛。因衣服而生出希求愛，希求衣服、希求飲食、希求臥具的愛，就是為了這個身體，也就是愛著這個身體的關係。

「顧戀後法身命為依止故，而於後有生希求愛」，前面指現在的生命。如果你愛著將來的生命，「後法身命為依止故」，你對後有後來的也生希求愛，也是一樣，你沒有四念處的修行就是這樣子。這個看《披尋記》。

《披尋記》五〇五頁：

顧戀後法身命為依止故等者：《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》說：謂有一類愚於現在已得自體，於六觸處為緣生受便起味著，由味著故希求當來，如是類受此說有愛，應如是知。

「顧戀後法身命為依止故等者：《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》」，這部經上說：「謂有一類愚於現在已得自體，於六觸處為緣生受便起味著」，這是說有這麼一類，不是說普遍的。「愚於現在已得自體」，就是現在已經成就的生命不明白，自己對它還有很多事情不明白；因為不明白的關係，你沒能夠觀察這個生命的真實相，不認識它的真實相。「於六觸處為緣生受」，於這個六觸，我們的眼耳鼻舌身意接觸色聲香味觸法是六觸。「為緣生受便起味著」，你一接觸了它就有感覺，一有感覺的時候你就會愛著樂受，「便起味著」，如意的事情就起愛著心。

「由味著故希求當來」，由於你有執著，你愛著這個樂受的關係，就希望將來還有樂受。「如是類受此說有愛」，這一類的受在這裏說叫做「有愛」，就是愛著將來的生命。這因果的果這個字怎麼講？就是受也，就是你的感覺，就是你得的果報。你對這個事，你感覺到樂，那就是樂的果報；你感覺到苦，就是苦的果報。所以「受」這個字在佛法裏面，對於開導我們的因緣事情上，這個「受」字還是很重要的。「應如是知」，這個地方是衣服愛、飲食愛、臥具愛，這是指現在說；那麼將來的生命也是有愛，這是「而於後有生希求愛」，但是「後有」有兩種愛，第一個是生希求愛是一種，這底下說第二種愛。

「愚於涅槃為依止故，而於無有生希求愛」，「愚於涅槃」，這個「涅槃」就是現在這個生命，一剎那間結束死了，後一剎那不見了，後一剎那不生；現在這個生命到臨終的時候一剎那間滅了，第二剎那不生，就是涅槃，就是入於不生不滅的境界了，那叫做「涅槃」。但是這個涅槃是「愚於涅槃」，你對這個涅槃不明白，「為依止」這個「依

止」，就是因為的意思，因為你不明白涅槃的道理。

「而於無有生希求愛」，你就會有一種錯覺，就認為我這個生命死了以後，再就沒有這個生命，我就希求這個境界，我希求這個就是得到涅槃了。「而於無有生希求愛」，希望我死了以後，再不要有色受想行識，入於不生不滅的境界這樣子，那麼這叫做「無有愛」。前面「於後有生希求愛」是「有愛」，這個是無有愛，所以加起來叫「有無有愛」。這樣就是四個愛，衣服希求愛，飲食希求愛，臥具希求愛，還有無有的希求愛，這四種愛。這四種愛，這個「愚於涅槃」這個事情，這是一個錯誤的事情。這個《披尋記》有解釋，這底下。

卯二、略顯義

如是略有四種希求之愛：謂衣服愛、飲食愛、臥具愛、有無有愛。

這是第二科「略顯義」，略顯這四種愛的義。這「四種希求之愛：謂衣服愛、飲食愛、臥具愛、有無有愛」這四種愛，這愛的差別。這底下是《披尋記》。

《披尋記》五〇五頁：

愚於涅槃為依止故等者：《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》說：若復以其苦受為緣生無有愛，厭離俱行，非理所引，厭離相應；依止此愛，不正方便，求無有時，即便發起出離惡見、定期惡見，及此二種所依惡見，此無有愛應如是知。

「愚於涅槃為依止故等者」，這一段文是什麼意思呢？「《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》」上有說：「若復以其苦受為緣生無有愛」，這個人他有很嚴重的痛苦，他有這種情況的時候，由這個因緣生「無有愛」，他就會生起我這個身體若沒有了，我這個苦就沒有了，所以願意這個身體沒有。「厭離俱行」，他的心和厭離在一塊活動。「厭離」也是我們的心，但是你那個心，心是包括一切的明瞭性都叫做心，這個厭離是心一部分的分別，是心所法，「厭離俱行」。

「非理所引」，這個「厭離俱行」，厭離這個身體，你身體有苦，你有厭離也是對，沒有什麼錯，但是你有不合道理的作意時候，就會發出來不合道理的事情。「非理所引，厭離相應；依止此愛，不正方便」，「非理所引，厭離相應」，不合道理的智慧，不合道理的分別，引出來的厭離相應，那會怎麼樣呢？會有什麼不對呢？「依止此愛，不正方便」，依止這個無有愛，因為有嚴重的痛苦時候，我這個身體若是結束了，我就沒有苦了，這是個錯誤的想法。由這個錯誤的想法，就會有一個「不正方便」，不合道理的行動。「求無有時」，那麼就想要自殺，明白一點說就是想要自殺。「求無有時」，希望我這個身體不要有了，這個身體把它破壞了，然後不繼續有身體。

「即便發起出離惡見」，他這時候若沒有這個身體的時候，他就認為我這回得解脫了，我解脫離苦了。「即便發起出離惡見、定期惡見」，這兩個惡見。這個「出離惡見」，認為沒有身體的時候，就從這個苦惱的境界出離了，這是一個惡見；第二個惡見「定期惡見」，我決定要這樣做，就是要自殺破壞這個身體。「及此二種所依惡見」，就是無有，這個無有愛。「此無有愛，應如是知」，這裏說這個「無有愛」就是這麼回事，就是受到嚴重痛苦的人想要自殺，認為自殺了以後就是入涅槃了，就是得解脫了。其實不是，這個痛苦，人的痛苦是有嚴重的痛苦，是由自己的罪業招感造成的，這個罪業沒有停下來，沒有結束，這個痛苦是不能停下來。所以你把這個身體破壞了，那個痛苦還不能結束，痛苦還是有，所以不要有這個無有愛是不對的，這是個邪知見，這是個邪知邪見。

所以這上面說明這件事，「愚於涅槃為依止故，而於無有生希求愛」，這是錯的。你還是需要假借這個身體的存在，你要努力的修四念處，斷除去愛見的煩惱，才能夠得涅槃。這個身體的有，是因為你有生死的業力，加上還有愛見的煩惱，幫助這個業力去得果報。若是把這個愛見的煩惱消滅了，這個生死的業力得不到幫助了，這個業力就停下來，這時果報就不起了。若是你有愛見的煩惱的存在，你只是把身體破壞了，還是有，它還繼續有生命，不能沒有的，也就是苦惱還不能停下來。所以這個無有愛是個邪知見了，還不知前面那個求有愛，有愛還好一點。

寅二十五、能令現行作不應作

又有四法，能令有情現行造作所不應作。謂隨順可愛事，違逆不可愛事，怖畏彊敵其心顛倒，愚於現法及後法果。

「又有四法，能令有情現行造作所不應作」，這是第二十五科「能令現行作不應作」。「能令有情現行造作所不應作」，就是能令這個眾生「現行」，顯現出來行動去造作不應該做的事情，你若有這種四法，你就會這樣子。那「四法」呢？「謂隨順可愛事」，這個可愛的境界，或者是已經出現了，或者要出現，你認為有希望的時候，你隨順這個可愛的事情去活動，你就會作所不應作的事情。因為用貪心去作事情，當然是錯誤的，這個事情不應該作。「違逆不可愛事」，違背你可愛就是不可愛的事情了，他能破壞你所愛，就是你所不高興的事情，你隨順這個事情採取行動的時候就是瞋心，瞋心去作的事情也是不應該的。

「怖畏彊敵其心顛倒」，這個「怖畏」，前面是一個貪、一個瞋，這個怖畏有一個強大力量的敵人來了，你對他有所恐怖，有恐怖的動機去作一種事情，那也是顛倒，「其心顛倒」，也會作錯事情，「其心顛倒」。這是一個貪、一個瞋、一個怖畏。「愚於現法

及後法果」，這就是無明，你不明白現在的果報、現在的因緣，及將來的果報你不明白，不明白因果的道理，你隨順貪、瞋、怖畏去作事情，這是不應該作的。那說怎麼辦呢？要用智慧，用智慧去作事情，就是你學習佛法，從佛法裏面得到智慧，就是所謂正知正見，用正知正見去作事情，那就是作所應作的事情了。

你不學習佛法，用一般的這種貪瞋癡的心情，這上面就是一個貪，第一個「隨順可愛事」是貪，「違逆不可愛事」是瞋，「怖畏彊散其心顛倒」是怖畏恐怖，「愚於現法及後法果」是愚癡，這四種心理。用這四種心理去作事情都是錯誤的，就作錯事，做了錯事將來得了不可愛的果報，就是得了苦惱的果報，不能得解脫了。這也看出來智慧是非常重要的，但是智慧從那裏來呢？就是從佛菩薩的法語中來，用佛菩薩的法語是智慧，這也看出來還要學習佛法才行，不學習佛法不能得正見，不能得正見就是苦惱的境界了。

我以前說過這一件事，現在再重複它說一遍。印度的外道有了神通，得了四禪八定，在禪定裏面修神通，有了天眼通，我們一看這有了天眼通還了得，我們很羨慕。但是天眼通的人他有什麼事情呢？他看見人死了，就生到天上去了，享受天福這是很好的。他就推求這件事，為什麼生到天上呢？因為他在人間作狗，狗的這個行為將來就是能生天，於是乎這個外道叫他的徒弟跟狗學；他看見一個牛，死了也生天了，哦！牛的行為也能生天，於是乎他叫他的徒弟跟牛學，是這樣子。這可見這是什麼？這不是愚癡嗎？實在是個愚癡。若有天眼明就好了，但是他沒有天眼明就是有這個問題。所以這有神通事情，還是要有佛法的智慧，這神通才靠得住；只是有神通，沒有佛法的智慧，那是愚癡，是不可以相信的。